

在内地图书中,用“药”之后,“藥”便雪藏归隐。其实从造字的角度仔细琢磨,“药”和“藥”都挺有意思。

### 字韵歌风

早几年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风乐桃花》,标题中的“乐”是个多音字,既可以读作快乐的“乐”,也可以读作音乐的“乐”。小说主人公李风乐的父亲本就不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的名字有固定的读音,要是不成器,谐音“疯了”;要是成器,就是风中的音乐。可见“乐”字不仅在古代是个有趣的汉字,在现代也一样有趣。

“乐”字的繁体字“樂”一样是个多音字。表示喜欢、快乐的时候读lè,表示音乐、乐府和姓氏等读yu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时候读yào,河北省乐亭、山东省乐陵的时候读lào。我从当年读初中的时候至今,搞不清楚“清平乐”中的“乐”该读yuè还是lè,似乎两个都可以,可按照自己的心情来选择,高兴就读lè,更加高兴就读yuè;也可以分单双号,今天读yuè、明天读lè,让每一个日子都欢天喜地、笑脸盈盈。

当“樂”加上草字头,就成了中草药的“藥”字,其简体字为“药”。

“药”与“藥”长得不一样,但“药”是“藥”的正体字,也是其简化字。在内地图书中,用“药”之后,“藥”便雪藏归隐。其实从造字的角度仔细琢磨,“药”和“藥”都挺有意思。

“藥”是个形声字,上形下声。《说文·艸部》:“藥,治病草。从艸,樂声。”

“藥”的本义是能够治病的植物,泛指一切可治病之物。《周礼·天官·疾医》

### 兼得斋夜话

于我,想留名是假,借此鞭策自己不断追求真美、记住爱,不使自己墮入庸常才是真。

## 不甘庸常

□杨譚

一个人死后,哪天再没有被人想起、说起,就表明此人已完全死亡。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世人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夸张”的是在生前为自己树碑立传、建这馆那馆。然而时间是无情的,若其人其作真不怎么样,那些所谓的碑、传、馆,只会令其速朽。

20多年前的一天,康戎先生问我:“你现在自己留了多少件作品?”我开始以为他是问我收藏了多少件名家作品,后来才搞清楚他是问我现在手头有多少件自己的作品。“不足200件。”我说。“太少了。我以为你现在至少已有1000件。”他接下来讲的一番道理,我深以为是。自那以后,每年年中、年尾,我都要整理一下自己的创作,分门别类,把那些“弃之可惜”的先收入箱篋,计划到晚年再学吴冠中“撕画”。如此一年下来,也能积下30件左右,其余的当作废纸用来临帖。近日为配合新著《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首发,准备办一个个展,总结过去,再谋将来。

在挑拣旧作时,往事如同受到惊扰的灰尘,纷纷飞舞起来:有一件写于2000年3月的草书,内容是自己写的顺口溜:“我爱晚风清,移云作花影。洗盏更独酌,且赏一轮明。”是在时任市书协主席陈云老师的鼓励下大着胆子写的,地点在我启东的广里,是我第一件完全“原创”的草书作品。又有一件四尺整纸行书,上面只写了一个“梦”字,颇有现代书法的味道,纸面有多处被笔锋扫破,是当时激情的实证。还有榜书“蜀道”二字,书于刚从四川独游归来,感慨“艺道”如“蜀道”,登天何其难!

记忆随着作品的打开而苏醒:有一张《茶花》写生,作于7年前的春节,在老家陪伴父母之时。岁月静好,到园中折一枝茶花供于案头,写生时笔墨在一片静谧中生机跃动。又有一张设色艳丽大胆的彩墨画,是跟吴伟兄在一个大热天去石港渔湾水道写生时留下的。那段时间我画画兴趣殊浓,吴兄成了不收我束脩的良师。还有一张五六米长的狂草长卷,录张九龄《望月怀远》和李白《月下独酌》两诗,书于8年前中秋那天在竹行小学举行的笔会上。当时20位同好组织了一个书法沙龙,取名“雁行”,意取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懒而记事用词极吝啬,时间一长,记忆中的很多场景已无法复原,他年若能以画配日记,装成一册,或许是一本不错的《画传》。

艺术像一束光,可以照亮人生的暗夜。苏轼在《赤壁赋》里评说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是啊,历史上多少领一时风骚的人物如今安在,何况我辈?于我,想留名是假,借此鞭策自己不断追求真美、记住爱,不使自己墮入庸常才是真。

# 藥与药:君臣佐使各尽职

□李新勇

中说:“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史记·三皇本纪》说“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急就篇注》:“草木、金石、鸟兽、虫鱼之类,堪愈疾者,总名为药。”

这是一个从前因到后果都逻辑完整的汉字。我国古代盛行中医,一个人一旦生了病,经自己或者医生判准病症之后,对症服用一些草药,就能恢复健康;只要身体健康,身心自然就快乐了。其流程可简化为:病→草药→健康→快乐。

草字头底下的这个“藥”,也可视为音乐。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五音疗疾”的记载。《左传》中说,音乐就像药物一样有味道,可以使人百病不生、健康长寿。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任盈盈为令狐冲弹奏了一曲《清心普善咒》,这曲子“柔和之至,宛如一人轻轻叹息,又似是朝露暗润花瓣,晓风低拂柳梢”。令狐冲便在这乐曲中渐渐酣睡去,不仅睡着了,还舒舒服服做起了美梦,梦中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师娘的怀抱之中。这段虽是金大侠笔下的小说情节,却也说明,音乐是有药用功效的。

在古代,为人治病之物,既可以是草药,也可以是音乐。或草药与音乐同时施用;或先予草药,若草药效果不明显,便需要心理调理解和抚慰;或先用音乐调理,如果收效甚微,何妨再启用人参、大黄、淫羊藿。这种内外兼治、互为佐使的思想,被现代人普遍接受。这种因果逻辑关系,换成数学算式就是:艸+樂=健康快乐。

而“药”的造型,谓之“上形下声的形声字”是比较勉强的,更多是会意。《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广韵》解释为“药,白芷叶”,意思是前面指治病的草的总和的

“藥”跟专指白芷叶的“药”是不能画等号的。后来人们用同音替代的办法,将“藥”简化为“药”。

“艸”底下一个“约”字,似乎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一旦生了病或受了伤,便可以与“药”这种东西来一场约会,至于约会的结果或者治疗的结果有效无效,是使人重新获得健康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只有天知道。其数学表现形式为艸+约=?,此处“?”意味着答案千奇百怪,或者根本没有答案,或者根本不需要答案。此字出现于春秋时期,看来庸医滥药自古有之。

这个“药”字底下的“约”字,也可理解为有节制、有度,不可滥用。是药三分毒,必须用得恰到好处,用最少的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获得健康,体现出快刀斩乱麻的效率原则。从这个角度说,“药”字颇具现代精神和西医特色。

中华药物的开创者,当是神农氏。神农不是一个人,而是七代世袭的部落首领。其中一位在位一百二十年,他遍尝百草,开创了药学。作为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的编写者并非神农本人,而是后世若干人断断续续、持之以恒对零零散散、口口相传的药学知识记录、补充、完善而成。跟《内经》假托“黄帝”之名编写的一样,《本草经》也假托了“神农”之名。

有了药之后,还应该有什么“事药”的人,也就是医生。西周春秋之前,没有专门的医生,巫和医身份重合,称为巫医。这种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算得上部落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晓天文、懂地理、知人事。他们表面上通过跳大神求助于鬼神,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精神支持和健康暗示,同时又辨证施药。要是治不好,就把责任推脱给命,说患者命数已到,鬼神已爱莫能助;治

好了,他们就归功于自己法力无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滴水不漏。

春秋之后,巫师和医生分家,巫师的主要职责是问求鬼神、占卜吉凶,而医生的主要职责是救死扶伤、保证健康。但这种分家一直不彻底,到如今在一些边远地区,还有巫和医重合的特别人群。比如前几年据传有巫医徒手拔出臼齿,将病人的眼球移出来治疗又重新安装进去并正常使用,不知道那巫医真有此等神奇的法力,还是某些相关人员压根就是受过巫医好处的托儿。

《神农本草经》不仅记录了药物的药性,还对药方的配伍首次提出“君臣佐使”理论。所谓君臣佐使,仿照朝堂上君主、臣僚(文武官员)、僚佐(辅助别人的人)、使者(奉命办事的人)四种人来安排药物,这就是配伍:君药居于处方之首、不可或缺,巨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和主症,佐药治疗与主病相关联的次要病症或减轻其他药物的毒副作用,使药则引导药物到达病灶和调和诸药。一剂处方,体现了权力制衡原则和优化组合原则,每一种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缺一不可。

从书法的角度看,“藥”字有枝有叶有茎秆,也有花朵和果实,生机勃勃,富有生长的茂盛态势,写出来好看;而“药”明显没有这些特征,最后两笔如果处理不好,险象环生。犹如上面支起一口大锅,下面支锅的石头必须大小均匀,或大或小都可能带来麻烦:太大则影响烧火,太小则大锅随时可能倾覆。因此除了颜真卿、赵孟頫、苏轼这三位,历来的书法家(写草书时除外)大多择繁舍简,用根、茎、叶、果齐全的“藥”字,为“藥”字的生命延续,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 天边牧场

世中摄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选择了为官从政,就要始终牢记“当官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的教诲,斩断发财的念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秉公用权,清廉为政。

## 从政莫念发财经

□凌云

后都将钉在耻辱柱上。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来报国为民,就能办成许多利国惠民的大事好事;用来徇私谋利,就会害国害民害己。商人老板主动拉拢讨好你,无非看中你是公职人员,手中有权力,想利用你的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试想,如果你手中没有权力,哪个乐意无缘无故给好处、当“冤大头”?千万别误将权力当能力,以为“别人办不到事情自己分分钟(如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并以“别人请我吃饭还要排队”为荣。要清楚,一旦权和钱有了不正当的摩擦碰撞,就很容易让公职人员走入歧途而无法自拔。

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为官发财,应当两道。升官与发财自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当清官,不要当庸官贪官,被人戳脊梁骨。就像当年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对联说的那样:‘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要想明白了再来干。”

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我们党的政策保护私有财

产、尊重劳动所得,要发财可以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去合法发财,但千万不要既想要位子,又想要票子,“一心挂两头”“脚踏两条船”,把工作当副业、把经商当主业,官商勾结,公器私用,大肆敛财,此乃玩火自焚。

“为人自私自私名衰,做官贪财财多身亡。”清朝的和珅“一人之上,万人之上”,位高权重,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经”,让他在没有制约的权力下成了富可敌国的大贪官,最终落得个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下场。

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信奉“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那套鬼话,寡廉鲜耻,贪污无度,敛财手段竟有11种之多。不过,“贪”到最后一无所有。

“廉贪一念间,荣辱两重天。”人到无欲品自高,官到能穷方为清。党员干部既然选择了为官从政,就要始终牢记“当官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的教诲,斩断发财的念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秉公用权、清廉为政。唯此,才能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人生。

### 坐看苍台



万物皆可作为陪伴,如果心无挂碍与恐惧,就像仰止亭上的楹联:行云流水怀高士,明月清风忆故人。

## 明月清风忆故人

□江徐

清晨五点,雨似有还无地飘着,虎跑路旁各色乔木灌木深深浅浅、层层叠叠地绿着,明年不再绿了似的一路狂绿。一个人沿路慢慢走走,因情爱执念而骤喜骤悲的心,渐渐生出清凉意。

虎跑路上原本有一座虎跑寺,一千年前,济公在此圆寂;一百年前,李叔同在此弃俗为僧。又不知猴年马月,寺庙没了,此处更名为虎跑公园。入园,长松夹道,芳草如茵,黄花点缀小池,几尾鲤鱼优哉游哉于高杉倒影间,那小径蜿蜒通向深幽之境。闲步其中,满目幽绿,又听得溪涧潺潺、鸟语间关,使人尘念渐消。

穿过含晖亭、踏过泊云桥,一路石涧泉喧,古木交柯。这些葱茏却无情的草木,一味向人类示以清新、清幽,被闲情牵缚的人心呢,很难寻回真正的安静。拾级而上,松阴路转,便来到了弘一法师纪念馆。馆内游客寥寥,当我站到法师雕像面前,站在他法眼的凝视中,背脊立马激起一阵凉意,向四处漾开来,很快又激起新的一阵凉意。不想动弹,就在雕像与播放介绍法师生平的大屏幕前静静伫立,感受内心的战栗。这种感觉很难描述,因为是印象中鲜有的体验。这体验的产生,并非因为这尊手握书卷、微笑笑意的雕像,而是因为雕像背后的一些内容。乱世里,一个人从风情万种、一度走马章台的风流公子,在经历一系列欢喜伤悲后,成为佛门高僧,云游四海、翩然似鹤。且不论其人格魅力与纵横才情,就说春风秋气般丰富多姿的性情背后,蕴含何等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他选择了世人难以理解的一条道路去走吗?或许不该用“张力”一词,总有一些东西,我没有能力将它们表述。往往,所说所写,很难就是自己真正想表达的。

拜谒弘一法师舍利塔时,想起他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当年,法师决然出家,与之相识相爱十多年的妻子委实不舍,心中也有疑惑。她找过来,好像就为了追问一句何为爱。他的回答是:爱,就是慈悲。就这样一句话,就“爱”一个字,足以让人渴望一生、参悟一生、修习一生。对于爱,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对爱的领悟会有所改变。庸碌的、没有被爱过的那些,也许一生对爱无解。我坐在幽寂林泉前,所见唯有山、水、漫山的参天古木和青青翠竹,石阶生苔上人衣。我想起你再三说过的话来——心就是心,爱就是爱,若将爱与世俗混为一谈,爱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纯粹的爱,世俗中难以遇见,你将始终从艺术角度看待爱。而慈悲,总是源于深刻的懂。很多东西,本无标准答案,一旦试图下定义,也就给它划了限定。佛说,一说不即,原来是因为世上很多东西,一经开口,一用语言,就注定落入言筌。一切词汇,只是拿来借用而已。我们无法像迦叶尊者那样心领神会,拈花一笑,良好的心境忽明忽灭;我们该如何天长地久地静下去,爱下去?

世人对弘一法师的误解,也正是对爱的不解。他看破尘世的镜花水月,而后放下一切,包括名利成就,包括随他来到中国的日籍妻子。世人说他狠心绝情,实是世人无法像他那样勇敢,吞下情念的苦酒,去追求趋于永恒的艰难历程。又想起,法师某日随友出游,上雁荡山,二人并立岩巅,天风浩然,友人发现他眼中变化微茫,若有所思,于是表示关切。法师坦诚相告,自己的确有所思,他所思为人间事、家中事。谁说出家人必定疏冷无情,心止水,不起一丝波澜?有所思,便会有所念。假若一个人真做到无思无念、了无挂碍,大概算得上逍遥自在罢。可是,作逍遥游的庄周,不也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吗?弘一法师平日多梦,苏东坡更是记下诸多似幻若真的梦境。忘情,有忘情的淡然和轻松;多情,有多情的色彩和疼痛。法师的有所思,乃是多情之佛心。

每去到一块地方,就想去往这块地方的山水之间。去山中古寺,倒不是为了烧香,向来不信这个那个,也就从不求神拜佛。可是,当我踏进虎跑公园内的观音殿,站到观音像面前,不禁双手合十,内心生出敬仰。其实我知道,佛不在眼前,眼前的佛像只是相,佛在心中。正如你说过,心中有佛,宁静就有着。爱也是如此,心中有爱,温暖就有着。山一程、水一程,爱就像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愿意这样去信仰一份信仰。此刻我坐在仰止亭下,法师的雕像曲肱支颐,低眉卧听泉水淙淙,虎梦听泉的传说也写在那里。心中杂思纷纷,犹如林中落叶,无风亦自落。又像暴雨过后的潭水,渐渐沉淀,渐渐澄明。下山时,天色忽然暗下来,雨点落下来,窸窸窣窣,让人想起乡村夜雨敲打屋瓦的声响。也不必急于打伞,山径树荫就是一把撑开在那里的大伞。夏花、竹林、泉水声、雨声、踱步趋近的鸟、亭中栏杆上爬行的毛虫,万物皆可作为陪伴,如果心无挂碍与恐惧,就像仰止亭上的楹联:行云流水怀高士,明月清风忆故人。

有人推小推车来到山麓,用塑料大瓶在泉水出口处接水,灌回去煮茶。虎跑泉,与龙井茶叶并称为“西湖双绝”。我也凑上前掬一口泉水尝了尝,清冽甘凉。苏轼在杭州做官时,游历虎跑泉,写下“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灌濯罢,卧听空阶环响响。”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前水,借与饱尊自在尝。”千古风流人物,都抵不过人生如梦,而诗情像那一脉泉水,从前、现在,涓流不息。一个地方的风景,在于它的意境。意境又源于人心自身的意蕴。来这里,并非为了看山水草木,而是想感受诗文中留存下来的意境。饮过的泉水,也是古人汲取过的泉水;走过的山路,也是古人来来去去的山路。

在山上时,看见一人拖着竹制的大扫把在舍利塔前扫不完地扫着,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扫的。想问问他,整日在这样的环境中,整日打扫落叶,心中可有烦忧。话一出口,却成“这片竹林有多少年了?”他说:“很多年了,原来就在这里。”

哦,原来,就在这里。